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評

太史遷秦紀評

漢班固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
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
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
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鄢山未畢復作
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
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
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
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
華韞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
守偷安日月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闕中真人翔霸上素
車纓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
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
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
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矣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
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
矣

祀黃熊評

程嬰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鯀之
神化為黃熊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
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
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鯀為夏郊三代祀之即

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
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
二也鮌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
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
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後鮌有歸祀又不
為厲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
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
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

熊安可執加鮐厲而為昏越之祀也哉

大儒評

唐陸龜蒙

世以孟軻氏荀卿子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子之道非
儒而何然李斯嘗學于荀卿入秦于始皇帝并天下用
為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
藏百家語詣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
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
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于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

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况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也雖斯具五刑而荀卿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古今書評

袁昂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

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
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
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
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
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
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
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
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

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蔡邕
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會書有十二種意意外殊妙
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
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夜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
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
山絕崖人見可畏李斯書如世為冠蓋不易施平張芝驚奇
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減羊

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
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鵠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
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
虎卧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

詩評

教陶孫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
流自賞鮑明遠如餓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

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
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
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
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
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
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
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
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

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醺獻秩如時有恢氣柳子
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
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
滄海變眩百端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
廟朝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
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固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
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

梨園按樂排比獨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
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
擬議

評前代史

宋唐庚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
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
書亦為來生種矣

元詞評

明涵虛子

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笙鶴瑤天白仁甫如鵬
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得如神鰲鼓浪費唐
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鷃王實甫如花間美
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闕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
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為首等貫
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
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
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寒林秋月楊澹齋如碧海珊

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鸞鳴玉劉廷信如
摩雲老鵲吳西逸如空谷滿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
九臯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瑤草蓋西村如清風
爽籟朱廷玉如百草爭芳庾吉甫如奇峯散綺楊立齋
如風煙花柳楊西菴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
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崖孤松高文秀如金
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荆幹
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

竹顧均澤如雲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橫秋布呼密如
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
仲文如劒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瑤臺
夜月顧仲清如雕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
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劒
吳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翠李宜夫如梅
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
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黃鸝王庭秀如月印寒

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
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吳
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
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孤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
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
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
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蓉尚仲
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江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

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彥功
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菴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
澤民輩凡十五人不著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
楊鐵崖輩俱不得評

評文喻學者

崔鉤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
不精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譬則秋壑
霜屋孤峭涌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

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謫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
雜秋陽之華祗章其索然也已

國朝文評

王世貞

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勺藥之和王子充
胡仲申二公如官厨內醞差有風法而不堪清絕劉伯
溫如叢臺少年人說社便辟流利小見口才高季迪如
拍張擔幢急迅眩眼蘇伯衡如十室之邑粗有街市而
乏委曲方希古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潏洄滉瀟之

狀頗少解大紳如遞夾快馬急速而少步驟揚士奇如
措大作官人雅步徐言詳和中時露寒儉又如新廷尉
牘有法而簡丘仲深如太倉粟陳陳相因不甚可食李
賓之如開講法師上堂敷裕可聽而實寡精義陸鼎儀
如何敬容好整潔夏月熨衣焦背程克勤如借面弔喪
緩步嚴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吳厚博如茅舍竹籬粗
堪坐起別無偉麗之觀王濟之如長武城五千兵閒整
堪戰而傷於寡羅景鳴如藥鑄鼎雖古色驚人原非三

代之器桑民懌如社劇夷歌亦自滿眼充耳楊君謙如
夜郎王小具君臣不知漢大羅彝正如姜賦道士升講
壇語不離道而玄趣自少陳公甫如坐禪僧聖諦一語
東塗西抹亦自動人祝希哲如吃人氣迫期期艾艾又
如拙工製錦綵理多恨王伯安如食哀家糲叻咽快爽
不可言又如飛瀑布巖一瀉千尺無淵渟沉冥之致崔
子鍾如古法錦文理黯然雅色可愛惜窘邊幅湛源明
如乞食道人記經唄數語沿門唱誦李獻吉如尊彝錦

綺天下環瑤而不無追蝕絲理之病何仲默如雉翬五
彩飛不百步而能鏢人目睛徐昌穀如風流少年顧景
自愛鄭繼之如孔北海言事志大才短王子衡如絲竿
旄牛珍貴能負而不曉步驟康德涵如聽齊人唱霓裳
散序格高音卑王敬夫如狐禪鹿仙亦自縱橫高子業
如玉盤露屑故是清貴如寒淡何夏文愍如登小丘展
足見平野然是疏議耳王稚欽書牘如麗人訴情他文
則改鼠為璞呼驢作衛江景昭如入鴻臚館鳥語侏儻

一字不曉廖鳴吾如屠沽小肆作富人紛紜殊增厭賤
郭玠夫如鄉老叙事粗見疊疊豐道生如骨董肆真贋
雜陳時亦見寶而不堪僞詐李舜臣如盆池中金魚政
使足翫江湖空濶便自渺然陳約之如小徑落花哀悴
之中微有委豔黃德兆如山徭彊作漢語不免駛舌黃
勉之如新安大商錢帛米穀金銀俱足獨法書名畫不
真陸淩明如投塵尾人從容對談名理不乏江子順如
試風雛鷹矯健自肆索求之如王武子擇有才兵家兒

命相不厚呂仲木如夢中囁語不休偶然而止馬伯循
如河朔餐羊酪漢羶肥逆鼻顏忙喬如暴顯措大不堪
造作楊用循如繒綵作花無種種生氣屠文升如小家
子充烏衣諸郎終不甚似王允寧如下邑工琢玉器非
不奇貴痕迹宛然又如王子師學畫相國在形迹間所
以愈遠羅達夫如講師叅禪兩處著脚俱不堪高坐王
道思如金市中甲第堂構華煥巷徑宛轉第匠師手不
讀木經中多可憾許伯誠如通津郵資用本少供億不

虛薛君采如嚼白蠟杖青蘆不勝談弱朱子玠如小兒
吹蘆笙得一二聲似欲隸太常喬景淑如江東秀才文
弱都雅而氣不壯吳峻伯如佛門中講師雖多而不識
本來面目歸熙甫如秋潦在地有時汪洋不測一瀉而
已盧少樵如春水橫流滔蕩縱逸而少歸宿梁公實如
貧士好古品非不得一二醒眼者政苦難繼耳宗子相
如駿馬多蹶又如妙音聲人止解唱渭城一曲日日在
耳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

胡可重不可議

國朝詩評 王世貞

高季迪如射鵰手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
妝巧笑便辟劉伯溫如劉宋好武諸王事力既稱服藝
華整見王謝衣冠子弟不免低眉素可潛如師手鳴琴
流利有情高山尚遠劉子高如雨中素馨雖復嫣然不
作寒梅老樹風骨楊孟載如西湖柳枝綽約近人情至
之語風雅掃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琅琅

有致徐幼文張來儀如鄉士女有質有情而乏體度孫
伯融如新就御馬步驟未熟時見輕快孫仲衍如豪富
兒入少年場輕脫自好浦長源林子羽如小乘法中作
論師生天則可成佛甚遙解大紳如河朔大俠鬚髯戟
張與之周旋酒食傖父楊東里如流水平橋粗成小致
曾子啓如封節度募兵東征鮮華雜沓精騎殊少楊公
讓劉源濟如淮陰少年斗健作噉人狀劉欽謨如村女
簪花穠艷羞澁正得各半夏正夫如鄉耆夫衣繡見達

官雖復整飭時露本態李西涯如波塘秋潦汪洋淡沲而易見底裏謝方石如鄉里社塾師日作小兒號呶吳匏菴如學究出身人雖復閒雅不脫酸習沈啓南如老農老圃無非實際但多俚辭陳公甫如學禪家偶得一自然語謂為游戲三昧莊孔揚佳處不必言惡處如村巫降神里老罵坐陸鼎儀如吃人作雅語多在咽喉間張亨父如作勞人唱歌滔滔中俗子耳張靜之如小棹急流一瞬而過無復雅觀楊文襄如老弋陽伎發喉甚

便而多鼻音不復見調桑民憚如洛陽博徒家家無僮
石一擲百萬林大用如太湖中頑石非不具微致無乃
癡重何喬新大如漢官出臨遠郡亦自粗具威儀祝希
哲如育賈人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總雜不堪蔡九達如
灌莽中薔薇汀際小島時復娟然一覽而已王敬夫如
漢武求仙欲根正染時復遇之終非實境石少保如披
沙揀金時時見瑤文徵仲如士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
小閣踈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康德涵如靖康中宰

相非不處貴，惟擾粗率無大處分。蔣子雲如白蠟糖，看似甘美不堪咀嚼。王欽佩如小兒帶花學作軟麗，唐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王子衡如外國人投唐武將坐禪，威儀解悟中不免露抗浪本色。熊士選如寒蟬乍鳴，疎林蚤秋非不清楚，恨乏他致。張琦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于泥中。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原盡。

花芭薜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朱升之
如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殷近夫如越兵縱橫江
淮間終不成霸王新建如長瓜梵志彼法中錚錚動人
陸子玄如入貲官作文語雅步雖自有餘未脫本來面
目鄭繼之如水稜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
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孟望之如貧措大置酒寒酸澹
泊然不至腥羶黃勉之如假山池雖爾華整大費人力
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獨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

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篤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
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踈花獨笑胡孝思如驕兒
郎愛吳音興到即謳不必合板馬仲房如程衛尉屯西
宮斥堠精嚴甲仗雄整而士乏樂用之氣豐道生如沙
苑馬駑駿相半恣情馳騁中多敗蹶王舜夫如敗鐵網
取珊瑚用力堅深得寶自少孫太初如雪夜偏師問道
入蔡又如鳴蜩伏蚓聲振月露體滯泥壤施子羽如寒
鴉數點流水孤村惜其景物蕭條迫脫意盡王履吉如

鄉少年久游都會風流洋雅而不盡脫本來面目又似
揚州大宴雖鮭珍水陸而時有宿味常明卿如沙苑兒
駒驕嘶自賞未諧步驟張文隱如藥搏鼎鼐燦爛驚人
終乏古雅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筭五言尤自長
城陳約之如青樓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閒適終成淒楚
又如過雨殘荷雖爾衰落嫣然有態楊用修如暴富兒
郎銅山金埒不曉吃飯著衣李子中如刁家奴輝赫車
馬施散金帛原非已物廖鳴吾如新決渠浮楚濁泥一

瞬皆下皇甫子安如玉盤露屑清雅絕人惜輕縑短幅
不堪裁剪素永之如玉謝門中貴介子弟動止可觀黃
才伯如紫瑛石大似韎鞬晚年不無可恨周以言如中
智芘藟雖乏根具不至出小乘語施平叔如小邑民築
室器物俱完張以言如貝州石斗色澤似玉膚理粗漫
胡承之如病措大習白猿公術操舞如度擊刺未堪華
子潛如盤石踈林清溪短棹雖在秋冬之際不廢楓橘
張孟獨如罵陣兵嗔目喧袖果勢壯往張愈光如拙匠

琢山骨斧鑿宛然又如東銅銅腹滿中外道湯子重如
鄉三老入城威儀舉舉終少華冶態傳汝舟如言法華
作風話凡多聖少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桂樹然此
景殊少不耐縱觀蔡子如嬌女纖流黃不知絲理強自
斐然王道思如驚弋宿鳥撲刺道迅殊愧幽閒之狀許
伯誠如賈客作獨遊隨事揮散無論中節陳羽伯如
東市娼慕青樓價微數粉澤強工顰笑王允寧如馬服
子陳師自作奇正不得兵法又如項王嘔嘔未了忽發

喑鳴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又如西施毛嫱無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鵝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衆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閨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洼神駒日可千里未免嚙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梁公實

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
非全盛儀物吳峻伯如子陽在蜀亦具威儀又如初地
人見聲聞則入大乘馮汝行如幽州馬行客雖見伉儷
殊乏都雅馮汝言如晉人評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
張茂叅如荒傖度江揖讓簡略故是中原門第盧少楨
如翩翩濁世佳公子輕俊自肆朱子价如高坐道人袂
衣躡屐忽發顛語陳鳴楚如子玉兵過三百乘則敗彭
孔嘉如光祿宴使臣餽訂詳整而中多宿物徐汝思如

初調鷹見擊鷲故難獲鮮黃淳父如北里名姬作酒糺才色既自可觀時出俊語為客所賞謝茂榛如大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餽飭不苟魏順甫為黃梅坐人談在乘縱未透汗不失門宗

春秋大夫評

袁宗道

夫論人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經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璵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

於室穴短於衡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蝮驚其中則純
白難夫置雌黃於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
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衡命趙衰
狐偃從公子而西伯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取勝
焚舟士變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頓兵甲絳也和戎向
也憂國教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
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勛勦于魯僖甯武救寧于衛成華
元折衝于宋昭夫國家重勛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

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華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悟
主蓋皆有古弼遺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僎
蓋皆有古推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
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屣者耶蓋廉靜士也已孔父
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鑊
如飴者耶蓋仗節士也已若乃柳下之治亂並進伯玉
之舒卷緣時士會無隱情于中國又非世所稱貞良士
者哉是數大夫者固皆推揀朝家照映丹青而深詰其

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如駿馬而不勝其蹶也才
馬或窒於大用也駁馬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於三
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於國家者先功勲定品於
一人者先操行夫論功而有雄於尊天王擯戎裔不畎
血而來諸侯於掌股上者乎論心而有純於不羞汙君
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
而狐趙為次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
環札次之士會士變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

揚扝者優而就予所揚扝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
小貽譏不恭興誚則其他又可知矣故求不窘於才無
詭於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也難論於
春秋矣予故曰置雌黃於三代以降則難也

天台評

王思任

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恙
得以搜閱竣事畧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約矢
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貴萬玉

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羣山仙或許
之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渾茫從天而
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正正堂堂吾畏
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妙鬼斧雕鐫腹字多
奇令人解頤殫步能品加入神品明巖第三孤月洞庭
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
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片時坐對人化為碧桃源
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鬱鬱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

第六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不險不奇奇絕乃
險斷橋落澗第七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為伍
名士也但才氣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
芳獨咲不求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
新俊逸居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
當亟拔之第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
譽華頂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
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即之甚平別造一格

高下倒置桐栢宮第十三傳勾冲粹淡日和風輕入長
春之圃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
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赶石第十五餘如
廣嚴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悔山歡溪顧堂察
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工易掩或一日之長
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目未接子或足
上妬爾庶幾獲附於拔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
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文章辨體卷四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品

詩品上

梁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曼矣夏

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
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取
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
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
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雪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嫺閨淚
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

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

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

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中

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

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農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
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
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
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
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
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克翰林踈
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

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臨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持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比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二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

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
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石故非調五
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
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
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
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
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
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

眇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
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
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
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
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
子卿雙鳬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
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惑亂景純詠仙王微
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

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二十四詩品

唐司空圖

雄渾

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起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

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在
苒在衣聞音修簞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
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
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
不盡與古為新

沉著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
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
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汎彼浩劫宵然空縱月出東斗好
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鍾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
在獨落落玄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
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
歲華其曰可讀

洗煉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溜磷空潭瀉春古
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氣載歌幽人流水
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
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
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者屢深霧餘水畔紅
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
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俱道適住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
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
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已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
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
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
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
六鰲濯足扶桑

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
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着死灰妙造
自然伊誰與裁

續密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水流花間清
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為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
於綠明月雪時

踈野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
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
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
屣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
之於羗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
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
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
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適苦欲死招憇不來百歲如流富
貴冷灰大道日喪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
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
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
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莫至臨
之已非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
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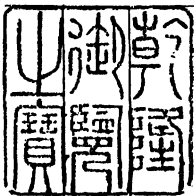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
維山之鶴華頂之雲
高人惠中令色絪縕
御風蓬萊汎彼無垠
如不可執如將有聞
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
歡樂苦短憂愁實多
何如尊酒日往烟蘿
花覆茆簷踈雨相過
倒酒既盡杖藜行歌
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
悠天機載要其端載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
千載是之謂乎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

四十至
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李彤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吳垣

謄錄監生_臣劉天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釋

徐師曾曰按字書云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自蔡邕作
釋誨而卻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東哲玄居釋相繼有
作然其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韓愈作釋言別
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矣

釋言

唐韓愈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
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
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
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
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
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
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
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
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
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
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
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追束帶執笏
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

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

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

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
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
者庸也魯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
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
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
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
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

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問對

吳訥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

對楚王問

楚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
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

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
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難蜀父老

漢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駟定笮存印畧斯榆舉苞
蒲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印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俗不變服而
已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
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
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
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

乃湮洪塞源決江䟽河灑沉淡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胝無皮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且
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齷拘文牽俗循誦習傳
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到
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
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
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
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
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徼牂牁鏤
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䟽邈不閉習夷闇昧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
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
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
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
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鵠
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
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比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
靡徙遷延而辭退

月塢癡人對

明李夢陽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從
北郡李子遊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見之

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郡之大
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焉顏破通
映層入虧蔽流徙放之檻輝堂白枕簟波溢含也於是
出塢而立仰而觀俯而睨恍乎若失已充乎若有獲也
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忘者月乎塢乎張
生曰含始見其巖吁萬木爛焉瞑析實浮虛繫谷冷風
淅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餘靈飛飄若鴻翥矯若
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中有呼含者含兀兀無

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
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
背曰兒真癡耶於是遣含復北遊於京師夫安一枝者
難語天地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
處小則大者昧怙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鍾鼎之盛
則事功之心興覽聲文冕冠之會則進為之志增與四
方賢豪友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
子曰大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員鑿

雖公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乃又咸大驚曰南國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而子之幸

馬對

李夢陽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

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
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乎於
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秦子秦子
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馬
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郁郢子強起問
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
是以墮耳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
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

不能矣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
曰幸若是鄉使傷藏絡捩脰磕腦抉眚毀齒子尚能即
起耶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警惴無人色咕咕語曰奈何
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昔者伯樂善相馬於其師三
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
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
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
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

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
且滋甚秦子於是輒然笑曰闊哉談也千里馬常有而
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子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即幸
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
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
郁郅子不答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
人不成故材美弗叔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
戕地材叔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

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
蹀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鳥
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
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素脯終其
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
竟老死廐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
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繡
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即有素脯之餐弗餐也比之

謂盡性以俟天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楚下邑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師問 何景明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

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
曰古之師可得聞歟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
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
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而足以
舉於天下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
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
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
摘畧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

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謀也曰
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
一家之業者也君子猶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
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
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
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於舉業其卑而可
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
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

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於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也嘗見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曰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

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為也此吾所為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興斯教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龍場生問答

王守仁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似也愛不忘乎
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
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
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
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
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
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

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
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
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場生曰
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
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
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
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
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

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為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為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馬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與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

有不能唯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設一

七發八首

漢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

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卧不得瞑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滌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
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
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
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飲食則溫淳甘腍醴醇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燂爍熱
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
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

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痿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情窳越女侍前齊姬捧後往來遊燕縱恣於曲房隱閒之中比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

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溪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鵲晨號乎其上的鷗鷄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

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鈎以為隱九
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
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
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螻
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
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犒牛之腍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
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

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膾秋黃
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蔡豹之
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
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櫓麥服
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
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
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

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湖其
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
事離辭連類浮遊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
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涵章白露
孔雀鸛鵒鵙雛鵙鵙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
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濠蓍蓍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
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

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
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
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
徵舒陽文段干吳娃問姬傳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窈心
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燕服而御此亦天下
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曰僕
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壯駿之乘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
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
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恐
虎豹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遊麇兔蹈踐麋鹿
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來矣此校
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
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拴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漠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皚皚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數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遊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

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
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
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
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
由然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倂兮
儻兮浩瀆漾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瀕洞兮
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

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急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練五臟淡漱手足頽濯髮齒掄棄恬怠輸寫渙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憊醴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露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湔湔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馬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馬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顚顚卬卬据据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兮隱勾磕軋盤湧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閭漢感突上聲下律有如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

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園之津
涯茲軫谷分迴翔青蔑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
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
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屋
脊清升踰跽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
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
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潏汨潺
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鱉失勢傾倒偃側沈沈浹浹

蒲伏連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馬徊閭悽愴
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
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
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
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
渙乎一聽聖人辨士之言怱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啓

魏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
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馬
玄微子隱居太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
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比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
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馭
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虛入乎決漭之野遂屆玄微
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

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
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
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
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肯世而滅勲今吾子
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
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
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噫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
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

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
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托喻寧掉尾於塗中鏡
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
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
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跼路幸見光
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荪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

翼之剖剖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及不
轉切山鵲斤鷄珠翠之珍奪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
鱗臞江東之潛鼉鵬漢南之鳴鵲糝以芳酸甘和既醇
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
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彤觴浮
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釵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及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紘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徵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徵鮮若霜緄珮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耀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比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比服

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
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
之華旂插忘歸之矢東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驚逸奔
驥而超遺風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
張罟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
布武騎霧散丹旌曜野戈交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鴈
鷗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

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冒搜林索險探薄
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
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闐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
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
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駢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
網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鑿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
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

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
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棟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
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陞凌虛瀕
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
神怪變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
草交植殊品詭艷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
成林飛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

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
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蛛蟬戲鮫
人諷漢廣之所詠覲遊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
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
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嫵婉絕
兮我心愁比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
曰子耽巖穴未暇比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客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
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篴右笙鐘鼓俱
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
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耀飛文厯盤
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
躍超驤蛟蟬揮霍翔爾鴻翥泯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
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
象於是為歡未溲白日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

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嬋服兮揚幽若紅顏
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
燭爛幄幙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
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
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
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
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

威愾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
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
乃上古之後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
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
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
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
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

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
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
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
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
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
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崗此霸道
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思之未廣懼聲
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

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起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晉問 唐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

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
以經其壻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
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聳呀鬱怒若
熊羆之咆虎豹之嘯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
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覲闕蹕戶惕若僕妾其
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馘之翔舞洄水之容
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
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

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
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龜鼃詭怪于汨汨騰倒駭越委
泊涯涘呀呬欽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
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鷁于岷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
擢拔崩汧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輻
之所負撞擣之所御鱗川林壑陳雲遁雨瞬目而下者
榛榛沍沍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
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

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槩為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裊裊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徑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

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踔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
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而持之
南瞰諸華北聳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
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
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
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
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馬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

短縮鳥獸墮匿而馬蕃焉師師詵詵溶溶紘紘輻輳
麟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黥然而陰炳然而陽
若旌旃旗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
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
迴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漬漬焉若海神駕雪而
來下觀其四散愴恍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
然全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斲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捎
衆木寂寥遠遊不久而復攬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互

齧關目相馴聚沒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
仰乳俯齧蟻雜螽集啾啾淅淅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
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
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藥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
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貞藩液不

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歆傾礪壑
之紆縈凌墳圯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潛根絞怪石不土
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及披
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礧礧稜稜若兵車
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漰漰洶洶澐澐若騫若崩
若螭龍之鬬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戛捎殺摧碎塊
圮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鷗鷺鷺號
鳴飛翔驅豸虎兕奔觸訾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

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於河而流
焉盪突碑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
戲滙流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
摺拉頽踏粹首軒尾瀕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
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
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
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出若是何如吳子曰

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人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祈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波濤羅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苦斷流修網亘山罩留罟罟織絰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皆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鰭戮白龜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攪流離掬縮推移梁會網戲騰天

彌園掉蹀擁踴以登夫厯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連淪摘竒文出怪鱗騰
飛濤而上逸生雷電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蹈而取
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伏就齧切莫保龍藉具糝
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鰭鮪鯉鯪
鱧魴鱣之瑣屑茂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紘目養之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烏鹵聞膾炙之
美則揜鼻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
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
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
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灑灑紛屬不知其
垠俄然決源醴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
膏浸漑濕滑汨彌高掩庠漫隴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
會抵值隄防嚮瀛沛濺偃然成洲潏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甘鹵密起孕靈
富媼不受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雪百
里晶晶纂纂奮儼離析鍛圭推壁眩轉的皦乍似隕星
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電碎龍從增益大者印累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亘步盈車
方尺數斗於是哀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玄圃之巍
巍皦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變化之神奇卒不可
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

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醜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均兵食以征以貢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行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

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
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
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
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
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於國都則
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
交錯文質鄉食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
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

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
大利以自嚮而撻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向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
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
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
之德故其人至於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
人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
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
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
人至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
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

之所欲聞也夫儉則財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四十二